



董乐山

边缘人语

书趣文丛 第一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I267

231

书趣文丛

91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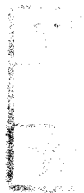
200408825

• 第一辑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董乐山

• 边缘人语



辽新登字 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人语/董乐山.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3
ISBN 7-5382-3683-X

I. 边… II. 董…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653 号

边 缘 人 语

董乐山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40 千字 4 插页
印数: 1—10,500 册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越男 王之江 美术编辑: 宋丹心
版式设计: 韩 梅 陈 咏 装帧设计: 郑在勇
特约校对: 张家璋 王郁文 责任校对: 杨 浩

ISBN 7-5382-3683-X/C·131

定价: 12.00 元

《书趣文丛》序

中国究竟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政治上闹感冒的时候，经济上犯穷病的光景，人们会发些“读书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日子一好过，政道一通畅，大家想到的多是如何建立一个“书香门第”——为自己的家，也为社会和国家。

所以，要说“读书有用”，古贤今哲，说过的话尽多，可举的范例也尽多。不过，读书要怎么才能“有用”？认识却未必一致。从历史到时今，占主要地位怕还是那种把“读书”和“有用”直接联系起来看法，所谓“颜如玉”、“黄金屋”即是。要换个说法，也无非是说读书之后要立即用书中的知识去为现实任务出力，不然就有“遗少气”、“头巾气”之嫌！

我们编这套丛书，正是要想说明，“读书”这件怪事，实在并不简单。读以致用是好事，并不立即“致用”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知识者，人人都应有“致用”和“不立即致用”这两种读书态度的结合。什么是“不立即致

DK90/50

用”，那就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简单说来，“书趣”即是。

我们请了一些读书的大行家来现身说法。不是请他们来说自己如何读书成“趣”——那未免俗了，而是把他们“读书成趣”的成品展示出来。这成品全是作为趣味的读书结果，却未必时时处处都点出自己读了什么书、作了什么“悬梁刺股”的努力方克臻此。作者们读书已成“趣”，所得的结果也大多能使读者觉得有“趣”，即可以读得下去。如果大家都以读书为一“趣”事，由此多产生一些“趣”，不亦有益于“书香门第”之建立乎？！

或谓，这种做法，其实只是拾古人之唾余，不是什么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所谓“遗少”之责，多半来此。这涉及对中国读书传统的看法，这里不去辞费。要说的是，这种读书方法，要说“时代”，其实是最时髦不过的。我们现在最现代的读书观，便是反对主体和作品的对立，把所谓读书，说成只是领会作者的本意。好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后现代”的，他们的读书，却都能跳出这一框子，不把读书看成教训与被教训、赐与与接受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对话”。因此，他们方能不为某书某人所永久俘虏，而能以自己为本位，“自”得其趣。

自然，读书成“趣”，其病亦多。一个毛病，便是成了蛀书虫，变为书淫。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蛀书虫也会受到表彰，不是坏事，但究竟难以在商品经济中讨得生活，更难成为“大款”。我们几个编书匠，以“脉望”为名，也只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已患此“病”而已。“脉望”是蠹鱼之一种，是蠹鱼吃了书中的神仙字化成的。传说服了用“脉望”煎的水，便可“白日飞升”。这是古人把读书致用和不立即致用两者相结合

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辈有幸，平时时常贪念当代读书成仙的大家的许多“神仙字”，然而现今不能飞升，却得蒙厚爱，允以所作編集问世。我们愿意永远抱有做“脉望”这一幻想，为中国的读书界做些微末的工作。

脉 望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边缘人语》 读后感

我和董乐山同志神交已久，近十多年常在报刊上看到他写的短文，多半是他关于翻译、语言、典故的读书笔记，也读过一些他的有关美国社会文化的感想随笔。今年春天，应约到香港小住一个月，听说乐山同志也应约去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学，可惜我未能久留，未能晤面。最近三联书店要把他近十年来所写的长短文章合成一集出版，并要我写几句话，我当然乐于遵命，就冒昧答应下来了。

我同乐山同志一样，也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他一样，过去也学过一点英国文学专业，后来从事翻译，也是“开始是因工作需要”，“并非志愿选择翻译作为毕生的事业，享有选择的自由”，读了他在序言中自己所说的话，颇有同感。

我一生也是“在各门学科的边缘上逡巡徘徊而已”，说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自己过去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嘲，其中有两句云，“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所以同乐山同志自己感觉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边缘人”。不过我秉性疏懒，平

常读书也很少作笔记，不像乐山同志下笔勤快，所以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比我大得多。重读他的许多文章，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涉猎的许多书也正是我过去看过的，感觉非常亲切，如睹故人，令我想起很多往事。如他提到美国作家巴勒斯的《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使我想起在三十年代初期我上中学时，在天津的秀鹤图书馆自己也读过不少《人猿泰山》的系列作品，并曾摹仿它，写过一本章回小说《鹰哺记》，现在这本幼年时期写过的小书内容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回的题目是“几度寻仇，出生入死；一击不中，远走高飞。”这些幼稚时期的回忆，使我不禁失笑。又如他提起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令我想起我在解放前在重庆同澳大利亚汉学家费兹吉拉德讨论此书时的情景。再如他提起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也使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一次中外酒会上初次见到该书作者时的情景。当时她还未结婚，还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当然更没有后日悲惨的经历。她当时还用她的原名姚念昭。（我同她哥哥姚念庆在小时是很熟的朋友。）再如他提到美国老报人斯东一八八九年去世前的作品《苏格拉底的审判》也令我想起我初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那是在一八九〇年左右，一位好心的德国朋友知道我曾对古希腊文化感过兴趣而送给我的。此外如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关于英国汉学家白豪士的《北京的隐士》，阿伦·西利托的《长跑运动员的寂寞》，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等等，这些书都令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不过在重读乐山同志的读书笔记时，主要的感觉是我对他的文风的欣赏。乐山同志在他介绍或评论一本书，或讨论

一个用词、一个典故时，总是言必有物，不说一句空话和废话。他行文看来很随便，不作任何修饰，但总是扎扎实实，不作一点哗众取宠的事。过去毛泽东主席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反对当时某些人的文风，但是到了文革后的今天，“假大空”的文风反而愈刮愈烈。出版界虽然十分繁荣，但有实际真正内容、值得一读的好书好文章反而愈来愈少。乐山同志的文章正与此相反。他写的文章一是真实，二是短小精练，三是言必有物。读他的文章总有一些收获，不像现在有些东西，读完了感到一无所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希望乐山同志能把他的文集一本一本继续出下去，这对目前出版界的情况大有帮助。拉拉杂杂，只写这样一点个人感想，就此勉强塞责吧。

杨宪益

一九九四年十月

题记

这里收集了近十年来陆续在国内各报刊上发表的一部分文字，有长有短，体裁不拘。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继续以前在《读书》上开辟的“译余废墨”专栏写的一些有关翻译、语言、典故的小文章；二是读书随想，或者有感而发，或者借题发挥，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文学评论或图书评论；三是为专业刊物上开辟的有关美国社会文化的专栏写的长短文章，除了个别几篇以外，多半也是感想或随笔性质的。

所以冠以《边缘人语》的集名，与我的职业有关。

我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是因“工作需要”，后来改行教书，但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在业余时间译些东西来换取一些微薄的报酬。因此我不像有些翻译家那样，志愿选择翻译作为毕生的事业，享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只译一个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最后成为一个专家。而我则是要我译什么我就译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到了最近十几年慢慢开始可以享受选择的自由时，却为时已晚，我已

打杂成性，再也没有兴趣和精力专攻一家了。

从学科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我学的是英国文学专业，开始干的却是新闻翻译，后来译书，内容更是广泛，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地哲学，到文学艺术，几乎都有涉及。这一方面养成了我的广泛的兴趣，引导我对各门学科作一番必要的涉猎；但另一方面我干的毕竟是翻译，而不是某一学科的专门研究（也许后来因为职业关系，美国社会和文化是个例外）。因此我只能说是一生在各门学科的边缘上逡巡徘徊而已。

翻译本来是个边缘学科，这是两种语言的比较这个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无论从语言的角度，还是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翻译工作者都是一种边缘人。

边缘人不甘寂寞，在翻译之余，兴之所至，作些涂抹，虽无宏论，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这就是《边缘人语》的由来。

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

目录

《书趣文丛》序 脉望

《边缘人语》读后感

题记

杨宪益

译余废墨

“主义”何其多(2)

数字商标(4)

从希腊合唱队到歌舞女郎(6)

“这才是真货!”(8)

外国洋泾浜(10)

米兰达警告(12)

译名混乱何时休?(14)

垮掉一代与痞子文学(16)

红灯区的来历(18)

私家侦探的别名(19)

MAFIA 不是黑手党(21)

汉堡包和汉堡牛排(24)

学些中国近代史知识(26)

新权威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
(27)

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30)

应召女郎的演变(32)

OK 的用法示范(34)

商业汉语的自我次殖民地化
(35)

来自西部片的新隐喻(38)

《时代》、《时报》和“时报广场”
(39)

民族, 种族, 族裔?(41)

“盖世太保”与“克格勃”(46)

“大西洋彼岸”与“大西洋电话”
(49)

二战旧“话”重提(51)
“种族灭绝”和“反犹大屠杀”
(52)
诺曼底登陆日(53)
艾森豪威尔茄克衫(55)
“上合”和“顶好”(56)
绝妙好书名(57)
迷思弗晰(59)

读书随想

谈禁书(64)
回忆录和捉刀人(66)
一代人的传记(68)
是预言,还是现实?(71)
风尘女子画像(76)
人在旅途中(79)
《卑鄙的年代》里的丽琳·海尔曼(82)
孙悟空在西方的转世(84)
革命者的悲剧(88)
《上海生死劫》其人其笔(96)
从剥削大王到创业英雄(99)
尽信书不如无书(101)
由安乐死想起(106)
长跑运动员的寂寞(108)
法国大革命功过新论(110)
政治隐语(112)
卡赞扎基斯和他心中的耶稣
(114)
原型·影射·诽谤(123)
苏格拉底之死和 I. F. 斯东(133)
可读的辞典(142)
为了二十一世纪(148)
拂去历史的尘埃(150)

赛珍珠与林语堂(152)
历史不容遗忘和篡改(154)
从《蝴蝶梦》续书谈起(159)
“东方主义”大合唱?(163)
“人文主义”溯源(169)
《兹拉他日记》(173)
“大作退回,深表遗憾”(176)

美国,啊,美国

美国人在想什么?(182)
数字中看变迁(189)
美国衰落论的第五次浪潮(195)
今日美国新纳粹运动(198)
“老板政治”话今昔(204)
战后婴儿一代(211)
消费者利益捍卫者(216)
黑人中产阶级化的鼓吹者(224)
圆木小屋的神话(229)
为清教徒正名(231)
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238)
美国的卖淫(251)
美国的畅销书与通俗文学(253)
美国的传记文学(271)
美国电影与性(275)
大萧条与美国电影(280)
美国西部片的新趋向(283)
美国式的“有偿新闻”(287)
纽约的文化生活(290)
美国的快餐文化(295)

译余废墨

「主义」何其多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四十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政治与英国语言》。文中列举许多报刊文章(其中不乏如政论家拉斯基那样的名家的大作)为例，说明英国语言受到政治的败坏(当时还没有流行“污染”一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隐晦含混的辞汇和短语，失去了原来的简洁和明快的特点。

这篇文章如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因为一是语言受政治污染于今为烈；二是不独英语如此，这个毛病在现代汉语中也非常突出。所以造成这个恶果，根本原因当然是政治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但就现代汉语来说，还有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翻译，因此这种政治污染也可叫做翻译污染。

“主义”的泛滥，就是翻译污染一例。

考现代汉语中“主义”一词，作为名词组合成分，原是从英语后缀“-ism”译过来的。用在一种学说、理论或主张方面，“主义”音、义兼顾，确是十分恰当的妙译，比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然而在英语中，“-ism”作为后缀，除了学说或理论以外，

视其前面与之组合的词，还有其他不同含义，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译为“主义”，就不尽恰当了。比如：

它作“行为”解时，作“恐怖”一词的后缀。就是“恐怖行为”，而不是“恐怖主义”。否则，英语中“受洗”这个行为，也以“-ism”结尾，若也译为“主义”，那么“受洗”就要译成“洗礼主义”了。

它作“状态”解时，可缀在“贫困”后面，即成“贫困状态”，而不是“贫困主义”。

它作“精神”或“气质”解时，现代汉语中流行的直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就远远不及原来已有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或“爱国心”那么传神。

它还可当“恶习”解，与“酒精”结合，应是“酗酒”岂能译为“酒精主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西风第二次东渐，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在随之而来的新名词中间，“主义”更是层出不穷，但其中也有不该是主义的“主义”的，比如“新新闻主义”就是“主义”泛滥的一例。

考英语“新闻主义”一词，本不是主义，在汉语中早有定译，或为“新闻学”，或为“新闻工作”，或为“新闻写作方法”，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今不知是译者无知，还是故弄玄虚，竟把它照字面直译为“新闻主义”，仿佛是一门新创学说。若依此类推，“新闻系”应改名为“新闻主义系”，“新闻工作者”或“新闻记者”应称为“新闻主义者”了。

数字商标

数字作为商标，读者最熟悉的大概是“555”俗称“三五牌”香烟的了。其实这种香烟的正式牌名是“State Express”，“555”只是他的产品编号。它的全名叫“State Express 555”，由于“555”易记易懂，“State Express”反而没人叫了。就像“Boeing 747”飞机一样，一般都简称为“747”。这种产品编号并不从“1”开始顺序排列，很可能“State Express”只有一个“555”编号。这种产品编号也不一定连续，如“747”之前有“707”、“737”，却没有“717”或“727”。

由于“7”在西方是个吉利的数字，以“7”为商标名称的就有“7-up”汽水，用这个名称一说在掷骰子赌博时，如七点朝上就算手气好。另一说为“7-up”是一种两人或四人玩的牌戏，七点成局。另外日本产的一种香烟也取名“Mid Seven”，不知香烟贩子给它的俗名是什么。

《读者文摘》曾经刊登过一则关于数字商标的笑话：“Three men were in the hospital waiting room when the nurse rushed in and said to the first man, “Sir, you’re the father of the twins.”